



▲开车前，张瀛在查看路线。



▲张瀛在用煤气炉做饭。



▲张瀛在沿途拍照。

01 想要的生活

张瀛一度很出名。有一次张瀛路过云南大理某高速公路服务区观景台，一位当地人立马就认出了她：“你是不是那个上过电视的阿姨？”

这些年，以“中老年”“退休”“房车旅行”为标签的视频在各类社交平台上随处可见。这些退休后的中老年人，与伴侣或朋友结伴，用旅行的方式养老，他们学着注册自媒体账号，频繁地分享旅行见闻。

张瀛几乎不会去看这些视频，更没有为流量拍视频记录生活的习惯，甚至曾经有车友鼓励她写书并帮她出版，她也婉拒了。她认为自己不是在养老，而是在过“一种自己想要的生活”。

年轻时的张瀛就喜欢旅游，还考了导游证，但出上海的次数不超过5次，基本都是集体活动。跟团的体验并不愉快，她要的旅行，是能切身感受到路程的方式。

2009年55岁的张瀛正式退休，她加入了一个老年人骑行的QQ群，萌发出骑行中国的想法，她的自行车从1800元升级至3900元，也曾一路从上海骑行到苏州。有一次，她听闻一位78岁的女性一天能骑行180公里，便给自己定下目标——一年骑行2000公里，但最终只完成了700公里，她说，浑身酸痛，实在骑不动，身体吃不消。

于是她开始骑燃气助力车，沿着104国道从上海骑行到杭州临安，返程再绕到安徽宣城和苏州吴江，全程12天，980公里，但最终没能坚持下去。

她感到，骑行这样的旅行方式，只能解决出行问题，吃饭和住宿问题依然困扰着她。摆在张瀛面前的还有一条路，学开车。

02 想做的事情

20多岁的张瀛中专毕业后，被分配到郊区的一所农村学校教书。每月工资微薄，一周工作6天。

30岁时，张瀛想申请读华东师范大学的数学专业，单位不愿出资培养，但不服输的她克服了种种困难，在35岁时拿到了本科文凭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下，张瀛成为当时第一批停薪留职的员工，经他人介绍成为一名保险业务员。做保险的这段经历是张瀛的“高光时刻”，入行第二年，张瀛在整个营业部100多人中年终奖金排名第一，总公司还给她颁发了一块奖牌。从业6年，张瀛的客户投诉始终为零。

张瀛学开车的那段时间，吃了不少苦头。驾校教练不怎么愿意教她，甚至直接说“你学不会的”。2014年8月，61岁的张瀛终于拿到了驾照。

55岁卖房，61岁学车，62岁上路，旅居7年走了18万公里

70岁上海阿姨 晚年的家在房车

包裹着方向盘的棕色保护套已经磨损，露出里面的白色纤维。仪表盘的里程数显示为182381公里，相当于从上海自驾到拉萨往返22次。这是一位七旬阿姨7年的路程。

张瀛，70岁，上海人。在曾经不主张个性的年代，她拒绝婚姻，42岁辞去教师工作，55岁卖房产，61岁学车，62岁独自一人踏上旅居生活，在晚年活出了自己想要的样子。

2015年4月，62岁的张瀛决定踏上人生第一次房车之旅。考虑到是首次出行，她打算去离上海不远的浙江玩一圈。出门前一天，她一次次往返于家和房车之间，将生活用品一件件搬上车。第二天一早，天刚蒙蒙亮，张瀛出发了。

她小心翼翼地驶上沪杭公路，双手紧紧地握住方向盘，双肩因过度紧张而高耸。但这种紧张并不能掩饰当时内心的兴奋，她迫不及待地要出门。

刚开始自驾旅行，张瀛也喜欢到各种景点拍照打卡，足迹几乎踏遍全中国：自驾关兴公路、独库公路、G318国道、中越边境S325国境线，甚至独自开车10小时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。

03 想要的“家”

在玩房车的人眼中，“旅行”和“旅居”有本质区别。张瀛认为，自己属于后者。

张瀛说：“走出去后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，哪里都好看。”很快，她意识到许多人开房车旅行只是短暂地离开家一段时间，而她要的是以车为家，旅途才是她的生活。

车友陈正飞提到，有一次他和妻子邀请张瀛一同去广西过冬，并邀请她去自家屋内过夜，但张瀛坚持一个人睡在车里，“车是我的家，我只喜欢待在车上”。

张瀛的房车，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体式房车，而是客货两用车改造而成的。别人出来玩都是东西越少越好，她恨不得把整个家都搬上车，躺椅、电饭煲、热水瓶、置物架、厚棉被……放眼望去，4.6平方米的空间内，塞满了她的全部家当。虽然平时下厨只为了填饱肚子，但打开后车厢会发现，做饭的厨具和调料样样齐全。厨房在车后方，她做饭习惯用传统老铁锅。车厢就是卧室，木板床上铺着老式棉花毯和土布。

张瀛始终想维持一种“家”的仪式感。1999年，她靠做保险的收入购置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，那年她45岁。没过几年，她嫌市区环境太吵闹，又把房子卖了，一个人

在郊区过起了租房的生活。白天做保险，业务一跑常常就是一整天。深夜回到空无一人的家中，90多平方米的房子对她来说，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。

“没能组建家庭，会不会感到遗憾？”面对这样的提问，张瀛说：“遗憾，又有什么办法呢？”人生就是如此，她尽情享受着自由，也要接受遗憾。

04 想圆上的梦

岁月在张瀛的身体上留下了痕迹。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久了，注意力无法集中甚至犯困。有一次她起身端着碗往前走，身体不受控制地越走越歪，略带担心地小声嘀咕：“这会不会是中风的前兆？”

最近，她感到记忆力不太好，东西经常随手一放又满车厢地找。有一次去洗车，她竟然忘记车钥匙放在哪里，翻箱倒柜个多小时，最后还是洗车店员工找到的。

张瀛的妹妹比她小3岁，是她联系最多的家人，但张瀛从没向妹妹讲过这些身体的变化。她并不想让他们担心，也不喜欢被看成弱者。

关于旅途中的疾病问题，张瀛本人对此倒并不在意，她推崇中医，碰到什么病都用中药自行调理，长痘疹涂蜂王浆蜜糖拔毒、感冒咳嗽摘枇杷叶煮水喝、摔伤后用牡丹皮煮水活血化瘀，练气功和辟谷是她极力推崇的养生方式。

眼下张瀛最想去西藏。2020年3月，她到了离西藏仅两百多公里的香格里拉德钦县，考虑到清明节要返程，因此没有圆梦。

“你问我走到什么时候不走了、有什么目标、哪一站会是最后一站等等，我和你说，我从来没有最后一站的概念，只要我走得动，我会一直玩下去，走下去。”这位70岁的阿姨露出坚定的眼神，她始终追寻着自由，也保持着自己的倔强。“今年准备在云南过年，我想春天去西藏，8年了，去圆梦。”张瀛说。（文中陈正飞为化名）

□朱雅文



▲改车时，张瀛将床安置在车尾，睡觉盖的是自己缝制的棉被。